

獅子與佛陀：早期漢譯佛教文獻中的動物裝飾與象徵

陳懷宇

摘 要

佛教創造出種種有關獅子和佛陀聯繫在一起的話語，以獅子來裝飾和象徵佛陀的高貴、威嚴、智慧、勇氣和力量，乃是佛教用來對付其他外道的修辭手段。以佛陀世系而論，祖上曾獲獅子王稱號。早期佛教的本身故事創造了獅子王作為佛陀前身的話語，這位獅子王通過犧牲自己來世得以成佛。而佛陀自身修行經歷了四個階段，其禪修的最高階段也以獅子奮迅象徵。佛陀與外道鬥法則以獅子吼為象徵，作為百獸之王能夠摧伏諸多外道。佛陀說法也從而以獅子吼作為象徵，說法之地被稱為獅子座，一方面作為佛陀地位和權力的裝飾，一方面也作為佛陀力量和威嚴的象徵。從歷史背景來看，獅子作為佛陀權力裝飾和象徵乃與獅子在南亞地區的自然分佈和活動分不開。

關鍵詞：獅子、佛陀、人中師子、獅子吼、獅子王

2010/07/08 投稿，2010/08/08 審查通過，2010/08/24 修訂稿收件。

* 陳懷宇現職為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宗教系助理教授。

Lion and the Buddha: The Ornament and Symbolism of Animals in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Chen Huai-yu

Abstract

This study shows that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has constructed many discourses on the link between the lion and the Buddha for ornamenting and symbolizing the Buddha's nobility, dignity, wisdom, courage and power. In Buddhist narrative, the lion, as the title of the Buddha's grandfather, indicated the nobility of the Buddha, indicating his birth in a royal family. Later the lifetime practice of the Buddha was also linked with the lion. The fast running of the lion symbolized the highest degree of Buddha's meditation. The roar of the lion as a rhetoric depicts the Buddha's power against other heretics in early period. After the Buddha achieved his enlightenment and began to preach his teaching, the lion was again used in Buddhist literature as a symbol of the Buddha's dharma power, wisdom, and majesty.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lion as an ornament of the power and wisdom in South Asia reflected the order of local natural world and how this order was recognized and borrowed for symbolizing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order in the human realm.

Key word : Lion, the Buddha, the Lion of Human World, the Roar of Lion, the Lion King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一、緣起

佛教中常常出現以獅子象徵佛陀的場合，雖然佛教徒和學者均有耳聞，但似乎學術界對於獅子作為佛陀高貴、威嚴、勇氣、智慧和力量象徵的由來及其各個面向並無具體研究。筆者曾撰一文，討論獅子和虎在佛教中作為名號的象徵意義及其歷史背景，指出獅、虎在印度、中國佛教傳統中的分流，獅子常出現在印度、中亞出身的法師稱號之中，而在中原佛教則多在稱號中使用虎作為象徵，尤以律虎最為突出¹。實際上，獅子尤其與佛這一佛教修行最高境界的覺者聯繫在一起，而其來龍去脈則是值得仔細琢磨的問題。

即以稱號而論，雖然獅子和虎也常常出現在佛與菩薩的名號之中，但以師子最為常見，佛陀一般被稱為獅子王（*rājasimha*）。在曹魏時期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卷上中出現了獅子音（*Simhaghoṣa*）如來²。在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卷 1 中有師子英菩薩³；竺法護譯《賢劫經》卷 1 中出現了獅子吼菩薩、獅子步暢音菩薩。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 4 列舉了十方諸佛的名號，其中東南方現在二佛，號師子響（*Simhaghoṣa*）、師子幢（*Simhadhvaja*）如來⁴。後秦僧伽跋澄等譯、尊婆須蜜造《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序中云「婆須蜜菩薩大士，次繼彌勒作佛，名師子如來也」⁵。北魏瞿曇般若流支譯《奮迅王問經》卷上有

¹ 拙稿〈由獅而虎：中古佛教人物名號變遷〉“*You shi er hu : Zhonggu fojiao renwu minghao yu bianqian*”，鄭阿財 Zheng Acai、朱鳳玉 Zhu Fengyu 主編：《張廣達先生八十歲慶壽文集》*Zhang Guangda xiansheng bashisui qingshou wenji*（臺北[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Xinwenfeng chubangongsi]，2010 年，待刊）。

²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12，[曹魏] Caowei 康僧鎧 Kang Sengkai 譯：《佛說無量壽經》*Foshuo wuliangshou jing* 卷上，頁 267a。

³ 此經稱菩薩，「雖在塵勞皆來歸命，為眾導首，強若金剛行無蓋哀，志性和安積精進力，為法優奧善權方便，在眾中雄如師子，定意之業不可限載，猶如蓮華處污無垢，禁戒博聞而無放逸」；「暢佛師子吼，降伏外異學」。

⁴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9，《正法華經》*Zheng fahua jing*，卷 4，頁 92a。

⁵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28，頁 721a。戴密微 Dai Miwei 據這一文獻認為婆須蜜菩薩作未來佛師子如來的說法出自闍賓 Ji bin；見 Paul Demiéville, “La Yogācārabhūmi de Saṅgharakṣa,”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44: 2 (1954), 366-368；參見 Wendi L. Adamek, *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 on a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4。

師子意菩薩、師子幢菩薩之名號⁶。在北魏菩提流支譯十二卷本《佛說佛名經》中出現了一些列帶師子字樣的佛號，其中包括南無師子光明佛、南無法界師子光佛、南無師子光明勝光佛、南無師子光明滿足功德海佛、南無法界師子光明佛、南無師子佛、南無師子聲佛、南無師子奮迅力佛、南無金光明師子奮迅佛、南無師子奮迅通佛、南無無量功德寶集樂示現金光明師子奮迅佛、南無師子奮迅心雲聲王佛、南無師子步佛、南無師子相佛、南無師子威德佛、南無師子吼聲佛、南無師子喜佛、南無師子慧佛等說法用於不同的佛號⁷。《悲華經》卷 4 有佛號師子步王、師子相 (Simḍhadhvaja) 等⁸。其他稱號還包括師子月佛⁹。其他冠以師子的菩薩名號包括師子戲菩薩、師子奮迅菩薩、師子幡菩薩、師子作菩薩¹⁰、師子香 (Simhagamḍha) 菩薩。這些稱號的出現不是偶然，這與獅子在佛陀個人傳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分不開。獅子在歷史上佛陀的世系、修行、弘法等方面均有極為重要的象徵意義。

二、世系、權力與稱號：獅子與佛陀

以世系而論，獅子出現在佛陀先祖的名號之中。在佛教史傳中，佛陀出身剎帝利種姓，宗教和文化地位僅次於婆羅門，而政治與社會地位甚至更高，所以佛教史傳敘事傳統亦將地位崇高的師子與佛陀的世系聯繫在一起。如師子用於釋迦牟尼祖父一代兄弟二人的名號之中。據《起世經》卷 10 云，「智弓王復生二子，一名師子頰 (Simhahanu) ¹¹，二

⁶ 《大正藏》Dazhengzang, 冊 13,《奮迅王問經》Fenxunwangwen jing, 卷上, 頁 935b。

⁷ 但是《佛名經》Foming jing 中也有南無虎慧佛的佛號，而沒有其他帶虎字的對應稱號。不過，《佛名經》Foming jing 可能是中國出現的本土偽經。參見 Kuo Liying, “La récitation des noms de buddha en Chine et au Japon,” in *T'oung Pao* LXXXI (1995), 230-268, 特別是 244-245 頁認為此經出現了一些明顯出自中國和中亞的因素。

⁸ 《大正藏》Dazhengzang 冊 3, [北涼]Beiliang 曇無讖 Tanwuchan 譯:《悲華經》Beihua jing, 卷 4, 頁 193b。

⁹ 《大正藏》Dazhengzang 冊 3,《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Foshuo shizi yuefo bensheng jing, 頁 445a-b, 師子月如來以及師子月佛, 俱指佛之稱號。

¹⁰ 見《大正藏》Dazhengzang, 冊 14, [元魏] Yuanwei 吉迦夜 Jijiaye 譯:《佛說稱揚諸佛功德經》Foshuo chengyang zhufu gongde jing 卷下, 頁 104a。

¹¹ 即 Tocharian A 語 śisāk śanwem, 見於吐火羅 A 語《彌勒會見記》Milehuijian ji 所描述的佛陀三十二相之第二十五相。據 Ji Xianl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ed., *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āṭ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8), 83-87. 梵文見 Franklin

名師子足。師子頰王紹繼王位，復生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名斛飯、四甘露飯。又生一女，名為甘露。諸比丘，淨飯王生二子，一名悉達多、二名難陀」¹²。佛陀先祖的事跡因年代久遠，早已湮沒無聞，儘管佛教史傳中有種種論述，但恐怕較多傳奇色彩，並非完全可靠。師子頰乃是百獸之王獅子的面相，即王者之相，《大般涅槃經》卷 28、《大方等大集經》卷 6、《大智度論》卷四等均記其為佛陀三十二相之一。可見師子頰是佛傳故事中對佛陀祖父作為王者的美稱，而且很可能是佛陀成道之後，其弟子在佛傳中重新塑造了佛陀一家的王族世系並重新賦予佛陀祖上一些人物美稱。

可是，以印度和中亞古代文化的語境而言，國王名號中帶師子字樣者並非罕見。如漢文佛教文獻《遊方記抄》收錄的《梵僧指空禪師傳考》中有李穡《西天提納薄陀尊者浮圖銘并序》一種記載，指空禪師即提納薄陀尊者。其曾祖諱為師子脇 (Simha-pārśva)，乃是迦毘羅國國王¹³。又比如金剛智在去師子國瞻仰佛牙之前路過南天竺，受其王捺羅僧伽補多靺摩迎請入宮建灌頂道場請雨。這位國王捺羅僧伽補多靺摩早先由烈維還原為 Narasimha Potakarman，周一良先生重新還原為 Narasimha Potavarman，此人約 690-715 年在位，金剛智見他的時間大約為 699 年¹⁴。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2 vols. (New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5); Gerd Carling in collaboration with Georges-Jean Pinault and Werner Winter eds.,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of Tocharian A*, vol. 1: A-J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9), 13b。

¹²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1，〔隋〕Sui 闍那崛多 Jianajueduo 等譯：《起世經》*Qishi jing*，卷 10，頁 364a-b；參見《大正藏》*Dazhengzang*，冊 3〔隋〕Sui 闍那崛多 Jianajueduo 譯：《佛本行集經》*Fobenxingji jing*，卷 5，頁 676a；《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0，〔梁〕Liang 僧祐 Sengyou：《釋迦譜》*Shijiapu* 卷 1“釋迦賢劫初姓瞿曇緣譜第二”條引《十二遊經》*Shier you jing*，頁 3c；〔唐〕Tang 道宣 Daoxuan：《釋迦氏譜》*Shijia shi pu*「序佛七世緣」條，頁 86c。師子頰王亦見於《長阿含經》*Changehan jing*，卷 22 第四分《世記經》*Shijijing*，《大正藏》*Dazhengzang*，冊 1，頁 149a，但此處沒有提到師子足。

¹³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1，《遊方記抄》*Youfang jichao*，頁 983a。

¹⁴ Sylvain Lévi, “Les Missions de Wang Hiuen-ts’e dans l’Inde,” *Journal Asiatique* 9e ser., 15: 3 (1900), 419; 日本學者神林淨隆在《國譯一切經》*Guoyiyiqiejing* 密教部 Mijiaobu 《瑜伽念誦經》*Yujianiansong jing* 日譯本解題中還原為 *Nārasimghaputrarvarman*；周一良 Zhou yiliang 先生對兩人的看法都進行了辨析，指出其誤，並認為僧伽對 *simha* 的用法乃是唐代的有趣現象，因為導入外國新詞時，為了方便，不做改動而用舊譯來對應新詞，《唐代密宗》*Tangdai mizong* 附錄七、八，中譯本，1996 年，92-97 頁。

周先生並指出婆羅（Pallava）諸王均有眾多王室頭銜，其中也包括 Rājasimha，即獅子王。顯然，在古代南天竺地區，國王名號中普遍使用包含了獅子字樣的美稱。

獅子如何成為佛陀的美稱？動物在人們心中的不同形象受到歷史上各種文化因素的塑造，並非是單一的不變的，而是不斷隨著人們觀念的改變在變化。獅子在佛教史上的形象亦是如此。實際上，早期佛教本生故事中獅子的形象有從正面到負面的不同聲音，早期佛教敘事文學中的獅子作為負面形象見於《五分律》中的佛本生故事，後來在《賢愚經》卷 13《堅誓師子品》作為佛陀前身出場，形象轉為正面¹⁵。隨著大乘佛教的出現，大乘佛教中大量佛陀傳記文學的興起，這些文學不斷對佛陀進行神化，出現以獅子王作為佛陀本生形象的修辭（rhetoric）。

在《賢愚經》卷 13《堅誓師子品》中，獅子作為主角，乃是佛陀前身。在這一故事中，很久以前在閻浮提大地，有大國王名提毘，總領八萬四千諸小國王。當時世上尚無佛法，只有辟支佛在山間林中坐禪行道，飛騰變化，福度眾生。諸多野獸也來親附，其中包括金色獅子堅誓，這獅子不同凡響，食果噉草而不害群生。有個獵師，雖然剃頭著袈裟，卻內佩弓箭，在澤地中見到金色獅子，想要獵殺這頭獅子以取皮獻給國王，可以脫貧致富。等到獅子睡眠之時，獵師以毒箭射之。但獅子驚覺，欲攻擊獵師時，見其身著袈裟，認為此人在世不久必得解脫，便放棄攻擊，自己卻中箭身亡。獵師剝獅子皮獻給國王提毘以求索賞募。國王念過經書，知道若有畜獸身金色相必是菩薩大士之人。便給與獵師少量賞賜，並詢問獅子臨終瑞應。後由林中修行的仙人奢摩解釋了這些瑞應。國王旋即下令以七寶高車張獅子皮以示敬戴，後又以金棺盛放獅子皮起

¹⁵ 關於早期佛教文獻中的動物研究，見 Lambert Schmithausen, “The Early Buddhist Tradition and Ecological Ethics: VI. The Status of Animals,”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vol. 4 (1997), 28-33; 光川豐樹 Guangchuan Fengshu: 〈初期仏典にみられる「動物」: ブツダの教説に關連して〉, 龍谷大學仏教學會編: 《仏教學研究》51 (1995年), 頁 1-35(L); 橋本哲夫 Qiaoben Zhefu: 〈『パーリ語韻文シソーラス』内の「動物」一覽〉, 《種智院大學研究紀要》4 (2003年), 頁 71-87(L)。漢譯佛教文獻中出現的獅子種類包黑獅子、黃獅子、白獅子、青獅子等。而泰國佛教傳統中，則有所謂四種獅子，即以食草為生的草獅子、體型類似黑牛也食草為生的黑獅子、以食肉為生的黃獅子、擅長作獅子吼的長毛獅子（maned lion）；見 Frank E. Reynolds and Mani B. Reynolds trans., *Three Worlds according to King Ruang: A Thai Buddhist Cosmology*, Berkeley Buddhist Studies Series no. 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2), 86-87。

塔供養。在這個故事中，金色獅子即佛陀前身，國王提毘即彌勒菩薩，仙人乃是佛陀弟子舍利弗，而獵師是提婆達多¹⁶。這裡顯然獅子王成了佛陀前身，通過犧牲自己來世得道成佛。

除了佛本生故事之外，在早期佛教話語中，佛家的禪修和弘法均與獅子的譬喻聯繫在一起。如禪修的境界被比喻為獅子奮迅，而佛陀弘法則被稱為獅子吼。僧傳中提到精通禪法的佛馱斯那被稱為人中師子，或許反映了佛教中以獅子奮迅譬喻禪修境界的傳統。實際上，在早期佛教中，「師子奮迅三昧」乃是禪修的最高境界。如《增壹阿含經》卷 18 云：「舍利弗即住如來前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而入初禪；從初禪起，復入二禪；從二禪起，復入三禪；從三禪起，復入四禪。從四禪起，復入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從有想無想起，入滅盡定；從滅盡定起，入有想無想處；從有想無想起，入不用處、識處、空處；從空處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初禪；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時尊者舍利弗從四禪起已，告諸比丘，此名師子奮迅三昧。」¹⁷顯然，這段文字一方面繼續了早期佛教中關於禪修四階段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加入了以師子奮迅三昧形容修行者進入最高階段的狀態。

雖然這裡主要講的是舍利弗的修行，實際上按照佛教早期傳統，佛陀本人最初也經歷了修行的四個階段，最終得道，斷一切惑¹⁸。在這段

¹⁶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4，〔北魏〕Beiwei 慧覺 Huijue 等譯：《賢愚經》*Xianyu jing*，卷 13，頁 438a-c；參見《經律異相》*Jinglu yixiang*，卷 21，頁 116a-b。獅子作為佛陀本生形象在中亞佛教藝術中也有很多表現，如 Simhakapi Avadana 中講述的故事是獅子將其血給與被鷹襲擊的幼猴。這個故事的場景出現在克孜爾石窟的壁畫上（Gorge Cave, 7th century, MIK III 8449a）；見 Herbert Härtel ed.,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 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Western Berlin State Museums, An Exhibition lent by the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Staatliche Museen Preussischer Kulturebesitz, Berli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Harry N. Abrams, 1983), 100-101, 34: Jakata Scenes; Albert Grünwedel, *Alt-Kutscha* (Berlin, 1920), II 57, figs. 42, 44; A. von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vols. 1-5 (Berlin, 1922-1926), IV, pl. 10, 17f; A. von Le Coq and Ernst Waldschmidt eds.,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VI. Neue Bildwerke II (1928), 9ff。

¹⁷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2，〔東晉〕Dongjin 瞿曇僧伽提婆 Qutan Seng Qietipo 譯：《增壹阿含經》*Zengyiehan jing*，卷 18，頁 640a。

¹⁸ Étienne Lamott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Śāka Era*,

文字的記載中舍利弗不過是重複了佛陀以前成道的禪修經歷。《高僧傳》卷 11《釋法期傳》記載法期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一同學習觀門。法期很快將智猛所諳知的修行均獲證得，又追隨玄暢修行，並同下江陵。「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¹⁹ 坐禪以獅子奮迅為目標的說法也出現在唐詩中，如李紳《題法華寺五言二十韻》有詩句云：「磬疏聞啟梵，鐘息見安禪。指喻三車覺，開迷五陰纏。教通方便入，心達是非詮。貝葉千花藏，檀林萬寶篇。坐巖獅子迅，幢飾網珠懸。極樂知無礙，分明應有緣」²⁰。

在早期佛教中，獅子乃是佛陀本人的象徵，佛陀被看成是獅子王²¹，而裝飾佛具如佛陀說法的獅子座以獅子形象為特徵。在印度，獅子被認為是百獸之王。在佛教敘事中，印度各個哲學思想宗教流派相當於森林中的百獸，而其中最強有力的一支在佛教話語中便是佛教，即眾獸之王獅子。因此，除了名號之外，獅子也作為裝飾佛陀力量的象徵性動物出現，如佛教藝術中常常以八獅子頭頂蓮花寶座供奉佛陀，獅子也以佛與菩薩的坐騎出現²²。在中古佛教的藝術傳統中，文殊的形象常常以騎青毛獅子出現。據《宋高僧傳》卷 21《釋法照傳》記載了一個描述五臺山作為文殊菩薩聖地的佛教傳奇，在這一傳奇之中，法照在大歷年間仿佛見到五臺山出現一大聖竹林寺，其講堂中供有文殊、普賢兩位菩薩，各據獅子之座。法照在恍惚之間還見到五色光內有圓光紅色文殊乘青毛

translated by Sara Webb-Boin,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Jean Dantinne.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Orientaliste de Louvain 36 (Louvain: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88), 649.

¹⁹ 《大正藏》*Dazhengzang*, 冊 50,《高僧傳》*Gaoseng zhuan*, 卷 11,《法期傳》*Faqi zhuan*, 頁 399a。

²⁰ 《全唐詩》*Quantangshi*, 冊 15, 卷 481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99 年增訂本), 頁 5517。

²¹ 泰國佛教中有兩種佛陀作為獅子王圖像的傳統，一種是 13 世紀由錫蘭傳入的與獅子國起源有關的傳統，一種是 15 世紀傳自印度菩提迦耶的獅子佛圖像傳統；見 Donald K. Swearer, *Becoming the Buddha: The Ritual of Image Consecration in Thail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40-41, 194-195.

²² 在 *Sumagadha Avadana* 中，舍利弗坐在獅子牽引的車上；見 Herbert Härtel ed.,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 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Western Berlin State Museums, An Exhibition lent by the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Staatliche Museen Preussischer Kulturebesitz, Berli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Harry N. Abrams, 1983), 100-101。

獅子。這個故事當然是高僧的附會，但反映了其對文殊菩薩形象之想象與認知。獅子作為智慧的象徵。青獅作為文殊菩薩的坐騎出現在佛教藝術表現儀式中，而白獅往往與地藏菩薩一起出現。如敦煌出土 OA1919.1-1.023 (Ch. 0021) 號絹畫，中間為主尊地藏菩薩，左右為地獄十王，地藏前面則有白獅一頭²³。簡單而言，獅子作為神聖、尊貴的動物與諸佛、諸菩薩聯繫在一起，成為佛、菩薩的伴侶和坐騎。

早在後漢康孟祥的譯經《佛說興起行經》卷上《佛說木槍刺腳因緣經》中，對佛陀的贊詞中已經出現人中獅子。也有其他一些帶有動物名號的稱號，如人中象、人中犂牛、人中水牛、人中寶馬等等。可是到唐代菩薩已經則被稱為人中牛王、龍象、獅子了²⁴。這種在文獻中以不同動物來對佛陀進行修飾應該反映了佛教文獻對佛陀形象在觀念上的變化。早期漢文譯經如後漢康孟詳譯《佛說興起行經》云：「佛！人中師子、人中象、人中犂牛、人中水牛、人中八臂天王、人中寶馬、人中審諦清淨，世尊如此等，能忍苦痛。」²⁵唐代玄奘譯《大般若經》中，則云「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人中尊、人中善士、人中豪貴、人中牛王、人中蓮華、人中龍象、人中師子、人中勇健、人中調御、人中英

²³ Roderick Whitfield and Anne Farrer,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Inc., 1990), 49, no. 20; Roderick Whitfield, Susan Whitfield, and Neville Agnew, *Cave Temples of Mogao: Art and History on the Silk Road* (Los Angeles: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and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2000), 44.

²⁴ 佛經文獻中的佛陀稱號之出現，有十分豐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值得研究。近來西文學界甚為關注佛陀稱號的變化，如 Peter Skilling and Paul Harrison, “What’s in a Name? Sarvāstivādi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pithets ‘Buddha’ and ‘Bhagavat,’” in 《佛教とジャイナ教：長崎法潤博士古稀記念論集》*Fojiao とジャイナ jiao : Changqi farun boshi guxi jinian lunji* (京都[Jingdu]: 平樂寺書店[Pinglesi shudian], 2005 年) 頁 700-675 (L)。

²⁵ 《大正藏》*Dazhengzang*, 冊 4, [後漢] Houhe 康孟詳 Kang Mengxiang 譯：《佛說興起行經》*Foshuo xingqixing jing*, 卷上, 頁 169b; 而在阿含經典中，佛陀作為人中獅子也表現在雖受苦痛，不捨念覺，且心無惱異。《佛說興起行經》*Foshuo xingqixing jing* 一名《嚴誠宿緣經》*Yanjiesuyuan jing*, 出雜藏。那體慧認為可以確定為康孟詳譯經的只有一部，即《中本起經》*Zhongbenqi jing*, 其它都是後代託名，見 Jan Nattier,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and Three Kingdoms Periods*,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X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 Soka University, 2008), 102-109。

傑，本為利樂一切有情，現處居家方便饒益，豈為自活侵損於人？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任持故。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²⁶在這段文字中，可知經文的書寫者心中認為牛王、龍象、獅子均是野獸中的豪貴英傑，具有勇健的個性，且可以有能力調御其他動物。因為這樣與佛陀在人間社會類似的特性，獅子被用來稱頌佛陀就變得非常自然。

宋人對人中獅子的理解基本上是專指佛陀本人。如宋代道誠所編集之，有「師子座」條云：「師子座，智度論問：云何名師子座？為佛化為實師子，為金、銀、木、石作耶？答云是號師子座，非實也。佛為人中師子。凡佛所坐，若床若地，皆名師子座。夫師子，獸中獨步無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於九十六種外道，一切人天中，一切降伏，得無所畏，故稱人中師子」²⁷。實際上，除了漢文文獻之外，在藝術表現形式上，獅子與佛的形象並列一起並作為佛法的護衛者在南北朝時期的造像中十分常見²⁸。中原地區發現的很多佛教造像均有二獅子醒著位於處於禪定狀態的佛像兩側。當然，這些佛像很多是釋迦牟尼佛，但有些佛像則如銘文所說是彌勒佛。但這些佛均處於禪定狀態²⁹。這類以彌勒佛

²⁶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7，〔唐〕Tang 玄奘 Xuanzang：《大般若波羅蜜多經》*Dabore boluo miduo jing*，卷 549，頁 827c。

²⁷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4，〔宋〕Song 道誠 Daocheng 集：《釋氏要覽》*Shishi yaolan*，卷中，頁 288b；人中之獅即于闐塞語「hvaṃdāna sarauva」一詞，見 Harold 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 Saka texts from the Hedin Collection, Ch.xlvi 0012 a, Aparimitāyuh-sūt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247。

²⁸ 如正始 4 年法想造彌勒三尊像中即有一對獅子蹲在方座兩側；見《保利藏珍》*Baolizangzhen* 編輯委員會編：《保利藏珍——石刻佛教造像精品選》*Baolizangzhen : Shike fojiao zaixiang jingpin xuan* (廣州[Guangzhou]: 嶺南美術出版社[Lingnan meishu chubanshe], 2000 年)，頁 30-31，主尊為彌勒佛；頁 214-215 的釋迦造像碑中釋迦佛作禪定印，其蓮臺下亦有一對獅子護衛。

²⁹ 茲舉數例為證，見 Marilyn Martin Rhie,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 2, The Eastern Chin and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in China and Tumshuk, Kucha and Karashahr in Central Asia – Illustrations* (Leiden: E. J. Brill, 2002), fig. 2.33a, fig. 2.35, fig. 2.40b, fig. 2.43b, fig. 2.47, fig. 2.48 等等。其實，Taxila 的 Jaulia 佛像兩側是大象，見 Rhie,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 2, text, p. 530*；似乎到中國之後佛像兩側的動物裝飾便成獅子。周一良先生《魏晉南北朝史札記》*Weijin nanbeichao shi zhaji*「南朝之虎象」條認為，孔望山之象石可能和佛教傳說與信仰有關，但多數漢代畫像石中象之形象與佛教無涉，而是因為雕刻石匠根據親見象之形像進行創作的產物，因當時山東河南一帶不乏象活動的痕跡。見周一良 Zhou

為主尊的造像或許來自《法華經》的啓示。該經卷 5 云釋迦牟尼佛告彌勒佛：「汝等當共一心，被精進鎧，發堅固意，如來今欲顯發宣示諸佛智慧、諸佛自在神通之力、諸佛師子奮迅之力、諸佛威猛大勢之力」³⁰。無論是釋迦牟尼佛還是彌勒佛，都是這裡所謂具有師子奮迅之力量的諸佛。

那麼到底獅子如何在品性和德行上可以象徵佛陀呢？佛教文獻作了解釋。如《大般涅槃經》列舉了獅子的十一勝事，並對獅子與佛陀的行為作了比較。該經認為，「真師子王晨朝出穴，頻申欠喏，四向顧望，發聲震吼，為十一事。何等十一？一為欲壞實非師子詐作師子故；二為欲試自身力故；三為欲令住處淨故；四為諸子知處所故；五為群輩無怖心故；六為眠者得覺寤故；七為一切放逸諸獸不放逸故；八為諸獸來依附故；九為欲調大香象故；十為教告諸子息故；十一為欲莊嚴自眷屬故。一切禽獸聞師子吼。水性之屬，潛沒深淵；陸行之類，藏伏窟穴；飛者墮落，諸大香象怖走失糞。諸善男子，如彼野干雖逐師子至於百年，終不能作師子吼也。若師子子始滿三年，則能哮吼如師子王。善男子，如來正覺智慧牙爪、四如意足、六波羅蜜滿足之身，十力雄猛大悲為尾，安住四禪清淨窟宅，為諸眾生而師子吼摧破魔軍，示眾十力，開佛行處，為諸邪見作歸依所，安撫生死怖畏之眾，覺寤無明睡眠眾生，行惡法者為作悔心，開示邪見一切眾生，令知六師非師子吼故，破富蘭那等憍慢心故，為令二乘生悔心故，為教五住諸菩薩等生大力心故，為令正見四部之眾於彼邪見四部徒眾不生怖畏故，從聖行梵行天行窟宅頻申而出，為欲令彼諸眾生等破憍慢故欠喏，為令諸眾生等生善法故四向顧望，為令眾生得四無礙故四足踞地，為令眾生具足安住尸波羅蜜故，故師子吼。

Yiliang：《魏晉南北朝史札記》*Weijin nanbeichao shi zhaj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年），頁 202-203。在韓國、日本佛教造像中，則有七獅子座造型，其研究見朴亨國：〈七獅子蓮華座の圖像について——韓国統一新羅後期の石造毘盧遮那仏坐像を中心に〉，《密教圖像》*Mijiao tuxiang*，14（1995 年），頁 34-60（L）；同作者：〈日本における七獅子蓮華座の受容と變容〉，《仏教芸術》*Chuanjiao yishu*，228（1996 年），頁 15-49。有關這些不同地域和時代所產生的佛教藝術中獅子的不同造像，尚需進行綜合研究。

³⁰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9，鳩摩羅什 Jiumoluoshi 譯：《妙法蓮華經》*Miaofa lianhua jing*，卷 5，頁 41a。

師子吼者，名決定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³¹。此處第一條當是形容佛陀象獅子一樣可以破壞那些沒有得道卻詐稱得道之士。第二條形容佛陀作獅子吼試驗自身得道之後的能力。第三乃為象徵佛陀清淨其修道之處，不受魔王侵襲。第四條形容佛陀讓其追隨者知道他的修行和說法所在。第五條形容佛陀以自身的存在讓眾生不恐懼世間之苦。第六條則指佛陀可以幫助混沌、迷糊中的眾生得以開悟。第七條形容佛陀經常督促眾生勤行精進不懈怠。第八條形容佛陀能夠調御外道，讓其改信佛法。第九、十、十一條則是形容佛陀向周圍的朋友、親戚、眷屬說法。然後進入正題，討論佛陀的教導能獲得的成果，以獅子的身體部位作為比喻，稱為正覺智慧牙爪、四如意足、六波羅蜜滿足之身、十力雄猛大悲為尾。如所謂四如意足，即指修行到一定程度能取得四種如意境界，即《大智度論》所謂欲、精進、心、思惟。

又，《大般涅槃經》對各類動物的描述中似乎也對獅子頗為偏愛，甚至共命鳥和龍象均不如獅子地位之崇高。該經在列舉惡獸時未將獅子列入其中，彰顯了獅子作為眾獸之王的地位。該經卷 11 解釋了大乘佛教中菩薩摩訶薩所受的二種戒，其中包括受世教戒以及得正法戒，而善男子則受性重戒與息世譏嫌戒。受戒之後，不畜象、馬、車乘、牛、羊、駝、驢、雞、犬、獼猴、孔雀、鸚、共命及拘枳羅，豺、狼、虎、豹、貓、狸、豬、豕及餘惡獸³²。同經卷 31 亦給出了許多畜生道動物的名單，其中也不見獅子，可見獅子在獸群中地位之尊貴，其文略云：「復次善男子，是賢劫中，無量眾生墮畜生中，受惡業果。我見是已，復發誓願。為欲說法，度眾生故，或作驘、鹿、熊、羆、獼猴、龍、蛇、金翅鳥、鵠、魚、鼈、兔、象、牛、馬之身。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實無如

³¹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12，〔北涼〕Beiliang 曇無讖 Tanwuchan 譯：《大般涅槃經》*Dabo niepan jing*，卷 27，頁 522b-c；漢地佛教文獻，多所引用這一節，見《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3，〔梁〕Liang 僧旻 Seng Min、寶唱 Baochang 等集：《經律異相》*Jinglu yixiang*，卷 47，頁 244c；《續藏經》*Xuzang jing*，冊 36，〔隋〕Sui 灌頂 Guanding 撰〔唐〕Tang 湛然再治 Zhanran zaizhi：《大般涅槃經會疏》*Dabo niepan jing huishu*，卷 25，頁 677a；《大正藏》*Dazhengzang*，冊 36，〔唐〕Tang 澄觀 Chengguan 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Dafang guangfo huayanjing suishu yanyi chao*，卷 84，頁 656b。

³²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12，〔北涼〕Beiliang 曇無讖 Tanwuchan 譯：《大般涅槃經》*Dabo niepan jing*，卷 11，頁 432c。

是畜生惡業，以大願力為眾生故，現受是身，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³³。在宋代法護所譯經典中，則出現了以獅子聲、共命鳥聲、龍聲形容佛陀說法聲的情形，如法護所譯《佛說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卷 7 云如來語言具有六十四種殊妙之相，其中包括三十二者如獅子音聲、三十三者如龍音聲、三十五者如龍王聲、三十六者如緊那羅妙歌聲、三十七者如迦陵頻伽聲、三十八者如梵王聲、三十九者如共命鳥聲等。

三、佛教獅子吼作為說法象徵的起源與變化

獅子各類品性中與佛陀行為較為類似從而常常被拿來作象徵者乃是獅子吼。獅子吼 (sīhanāda) 早期用於佛陀及其弟子以講說佛法摧伏外道的比喻，如《長阿含經》第三分《俱舍梵志經》(*Kassapa-sīhanāda-sutta*) 第六云：「如來於大眾中廣說法時，自在無畏，故號師子」³⁴。《中阿含經》卷 26 有《因品師子吼經》(M. 11. (*Cūḷa*) - *Sīhanāda sutta*)。佛陀弟子中最為有名的獅子吼者乃是賓頭盧 (或稱賓頭盧頗羅墮，Piṇḍolabharadvāja)，《四分律》卷 51、《五分律》卷 26 中均借目蓮之口誇讚其獅子吼在佛陀弟子中第一。但學者中有兩種看法，烈維和沙琬 (S. Lévi et E. Chavannes) 認為賓頭盧所謂獅子吼乃是比喻其辯論摧伏外道之能力³⁵，而斯特朗 (John Strong) 則認為是比喻其得道之後能在佛教社區內部回答任何其他僧人提出的教義問題³⁶。從早期佛教來看，賓頭盧常常在佛教信徒面前展示其能力，而非為震懾外道，這樣說

³³ 同上卷 31。

³⁴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1，〔後秦〕Houqin 佛陀耶舍 Fotuoyeshe、竺佛念 Zhufonian 譯：《長阿含經》*Changehan jing*，卷 16，頁 104a-b。

³⁵ 他們兩人對賓頭盧的研究見 S. Lévi et E. Chavannes, “Les seize arhat protecteurs de la Loi,” *Journal Asiatique*, vol. 8 (1916) 5-304, 250 有對賓頭盧獅子吼的解釋。

³⁶ John Strong, “The Legend of the Lion-Roarer: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Arhat Piṇḍola Bhāradvāja,” *Numen* 26: 1 (1979), 50-88，關於師子吼一節見頁 68-71。實際上，據《大正藏》*Dazhengzang*，冊 4，〔北魏〕慧覺等譯《賢愚經》*Xianyu jing*，卷 6，富那奇緣品第二十九，賓頭盧被認為善能入定，坐禪第一。這大概因為他已經得道，因而禪定時能入師子奮迅三昧的狀態。而《大正藏》*Dazhengzang*，冊 2，〔東晉〕瞿曇僧伽提婆 Qutanzenjiatipo 譯：《增壹阿含經》*Zengyi ehan jing*，卷 20，記賓頭盧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入三昧以三昧力，向老嫗難陀展示種種超自然能力，如使雙眼脫出、在空中倒懸、舉身出烟、使身體盡燃、舉身皆出水、無出入息等等。

來似乎斯特朗的看法更貼近賓頭盧的形象。在中古的佛教藝術中也有以獅子攻擊水牛來比喻佛陀弟子摧伏外道的場景，比如在敦煌繪畫作品如 146、196 窟鬥法圖以及紙畫 P.4524 中就通過描繪獅子攻擊公牛來說明佛陀弟子舍利弗戰勝外道牢度叉鬥法的故事。146、196 窟的壁畫反映了舍利弗與牢度叉鬥法的六大場景，其中第二個場景為舍利弗的獅子戰勝牢度叉的公牛。而在 P.4524 這幅畫正中的場景是獅子撲在公牛身上，正佔據上風，畫面左邊則是牢度叉以及其他外道，而右邊則是舍利弗在觀看鬥法³⁷。

但在大乘佛教中，師子吼則逐漸與佛陀聯繫在一起，尤其大乘佛教的佛傳故事更是將獅子吼附會為佛陀一出生即有的能力³⁸。作為比喻佛所說正法的神態出現，有時獅子吼亦作獅子音吼³⁹，在佛教文獻中用於和其他邪門外道相區別。如《續高僧傳》卷 24《法琳傳》引法琳撰《破邪論》，描述佛陀的偉大，其詞也使用了獅子的象徵，其文略云：「(佛陀)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為法王也」⁴⁰。後唐僧人釋貞誨(863-935)精通《法華經》，曾勸誡門徒曰：「異端之說，汨亂真心，無記不熏，何須習俗。吾止願為師子吼，不作野狂鳴也。」⁴¹此處顯然是以獅子吼作

³⁷ Wusuan Whitfield, *Life along the Silk Roa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12-213; 其討論參見 Victor H. Mair, *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2; 146、196 窟的鬥法圖非常著名，一些中國中古藝術史的著作均對其進行了討論，參見 Sarah E. Fraser, *The Practice of Buddhist Wall Painting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618-96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82-85 討論 146、196 窟的壁畫，頁 177-178 討論頁 4524 紙本畫作；Eugene Y. Wang, *Shaping the Lotus Sutra: Buddhist Visual Culture in Mediev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336-340，討論 196 窟的鬥法圖。

³⁸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3，〔劉宋〕Liusong，求那跋陀羅 Qiubabatuoluo 譯：《過去現在因果經》*Guoqu xianzai yinguoijing*，卷 1，頁 625a，卷 2，頁 633a；《大正藏》*Dazhengzang*，冊 3，〔隋〕Sui 闍那崛多 Jianajueduo 譯：《佛本行集經》*Fobenxingjijing*，卷 17，頁 732a。

³⁹ 見《大正藏》*Dazhengzang*，冊 3，〔隋〕Sui 闍那崛多 Jianajueduo 譯：《佛本行集經》*Fobenxingjijing*，卷 30，頁 796a。

⁴⁰ 《續高僧傳》*Xugaosengzhuan*，卷 24，《法琳傳》*Falinzhuan*。

⁴¹ 《宋高僧傳》*Songgaosengzhuan*，卷 7，《貞誨傳》*Zhenhuizhuan*，頁 748a。

為佛教說法的象徵⁴²，而野狂鳴則是異端外道之說的象徵。又宋代元照撰《阿彌陀經義疏》在解釋佛說法時引用獅子吼的典故云：「獅子者，眾聖中尊，故以獸王比焉；又獅子一吼，獸聞皆死，喻佛說法，魔外消亡。」⁴³登師子座常常作為法師講法的比喻，如《續高僧傳》卷5《法令傳》云法令（438-506）「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貞堅，廉和寡欲，博覽經論，多所通達。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華》、《阿毘曇心》，登師子座，發無畏辯」⁴⁴。如登金獅子座則是佛門法師備受尊貴榮耀之象徵。⁴⁵

獅子吼在大乘佛教中指佛陀弘法更是極為普遍的比喻。《大智度論》詳細比較了佛陀說法和獅子吼的類似和不同之處。其相似之處在於：「『師子吼』者，如師子王，清淨種中生，深山大谷中住，方頰大骨，身肉肥滿，頭大眼長，光澤明淨，眉高而廣，牙利白淨，口鼻方大，厚實堅滿，齒密齊利，吐赤白舌，雙耳高上，髦髮光潤，上身廣大，膚肉堅著，修脊細腰，其腹不現，長尾利爪，其足安立，巨身大力。從住處出，偃脊頻伸，以口扣地，現大威勢；食不過時，顯晨朝相；表師子王力，以威震鹿、熊羆，虎豹、野猪之屬，覺諸久睡，降伏高強有力勢者，自開行路而大哮吼。如是吼時，其有聞者，或喜、或怖；穴處者隱縮，水居者深入，山藏者潛伏，麀象振鎖狂逸而去，鳥飛空中高翔遠逝。佛師子亦如是，從六波羅蜜、古四聖種大姓中生，寂滅大山深澗禪定谷中住，得一切種智頭，集諸善根頰，無漏正見修目光澤，定慧等行高廣眉，四無所畏牙白利，無礙解脫具足口，四正勤堅滿頤，三十七品齒密齊利，修不淨觀吐赤白舌，念慧耳高上，十八不共法髦髮光潤鮮白，三解脫門上身肉堅著，三示現修脊，明行具足腹不現，忍辱腰纖細，遠離行尾長，

⁴² 如劉禹錫 Liu yuxi 有〈送元簡上人適越〉“Song yuanjianshangren shiyue”一詩，其中一句為，「浙江濤驚獅子吼，稽嶺峰疑靈鷲飛」。見《全唐文》*Quantangwen*，冊11，卷359，頁4065。

⁴³ 《大正藏》*Dazhengzang*，冊37，〔宋〕Song 元照 Yuanzhao 撰：《阿彌陀經義疏》*Emituojing yishu*，頁362c。

⁴⁴ 《續高僧傳》*Xugaosengzhuan*，卷4《玄奘傳》*Xuanzangzhuan*，頁465b。

⁴⁵ 李白 Libai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Emeishan yuege song shuseng Yan ruzhongjing”一詩，內中有句「黃金獅子乘高座，白玉塵尾談重玄」。見《全唐文》*Quantangwen*，冊3，卷167，頁1728-1729。又，白居易 Bai juyi 〈夜從法王寺下歸嶽寺〉“Yecong fawangsixia guiyusi”有詩句云「燈火光初合，笙歌曲未終。可憐獅子座，昇出淨名翁」；見《全唐文》*Quantangwen*，冊7，卷450，頁5108。

四如意足安立，無學五根爪利，十種力勢無量，無漏法眾具足身；諸佛三昧王等住處出，四無礙智頻申諸法地中，著無礙解脫口。依是十力廣度眾生時不過，示一切世間天及人晨朝相；顯諸法王德，威諸外道論議師黨邪見之屬；覺諸眾生四諦中睡，降伏吾我著五眾者憍慢力，開異學論議諸邪見道。行邪者怖畏，信正者歡喜，鈍者令利；安慰弟子，破壞外道；長壽諸天久受天樂，則知無常。如是眾生聞四諦師子吼，皆生厭心，厭心故得離，得離故入涅槃，是名『眾中如師子吼』⁴⁶。這一節生動之極，描繪獅子的形象以及日常行為和習性，並以這些習性特點來比附佛陀的威嚴和成就，所謂佛獅子亦如是，包括無漏正見修目、定慧等行高廣眉、四無所畏牙、無礙解脫具足口、四正勲堅滿頤、三十七品齒、修不淨觀吐赤白舌、念慧耳、十八不共法髦髮、三解脫門上身、三示現修脊、明行具足腹、忍辱腰、遠離行尾、四如意足、無學五根爪等等。這段話可以說最詳盡地描述了獅子之所以作為佛陀象徵的理由和根據，同時也以獅子吼為比喻描述了其功用和結果。獅子之所以用於象徵佛陀，因為其相貌奇偉，擁有其他猛獸難以企及的力量和勇氣。而其說法，能令佛弟子安心、歡喜、覺悟，令外道怖畏。

但是，在佛教認知中，獅子畢竟仍然是野獸。《大智度論》在以獅子吼譬喻佛說法之外，也以獅子作為野獸的一面來形容魔軍的化身，其文云：「若有所畏，不能獨在樹下師子座處坐；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魔王軍眾，化作師子、虎、狼、熊、羆之首，或一眼、或多眼，或一耳、或多耳，擔山、吐火，四邊圍遶；佛以手指按地，瞬息之頃，即皆消滅。」⁴⁷這裡的獅子當然還是六道眾生中畜生道的一種。這一傳統被密教繼承。漢文密教文獻中則常出現獅子作為鬼魅的化身出現，如《佛頂大白傘蓋陀羅尼經》提到鬼魅化身為龍、虎、獅子、熊、羆、豺、狼。《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則云惡鬼神變身為蟲、狼、虎、豹、獅子種種獸身，於世間中攝諸眾生，噉其精氣，威失力衰。在中古印度佛教傳統中，獅子是六道之中畜生道中的所謂獸王，即地位最高的獸，所以人如果投胎為畜生，最高者可獲轉世為獅子形。這一思想在漢文佛教史籍中有所反映。如《續高僧傳》卷4《玄奘傳》記載玄奘西行至北天

⁴⁶ 《大正藏》*Dazhengzang*，冊25，龍樹 Longshu 造、〔後秦〕Houqin 鳩摩羅什 Jiumoluoshi 譯：《大智度論》*Dazhidulun*，卷25，頁244a-b。

⁴⁷ 同上，頁242c。

竺的醯羅城中觀拜當地供奉的佛頂骨，以相印佛頂骨以睹祥瑞。當時北狄大月支王也曾來供奉這一頂骨，一開始看到的是自己來世變成馬形，後來加諸佈施，積功懺悔，再次以相印佛頂骨，結果也只是現獅子形，該獅子雖然位居狩王，但終究仍是畜類⁴⁸。

早期大乘佛典《大寶積經》中對佛陀的獅子吼讚嘆之詞云：「佛具解脫光，愍念一切眾，不以野狂聲，能令獸王恐，唯有獅子王，一吼飛鳥落。」⁴⁹講經說法以獅子吼作為象徵，也出現在書名之中，如康居入華僧人釋法藏（字賢首）為武則天講新《華嚴經》時以鎮殿金獅子為喻，後來特別撰寫文章解說義門，以便讓人知道易解之捷徑，即《華嚴金師子章》，列十門總別之相。⁵⁰

在大乘佛教中，關於大菩薩獅子吼的說明也有十種，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 41 所說，「菩薩摩訶薩有十種師子吼。何等為十？所謂：我必成佛，是菩提心師子吼；於一切眾生起大悲心，未度者度、未脫者脫、未安者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是大悲師子吼；守護受持不斷三寶性，是報如來恩師子吼；令一切佛刹皆悉清淨，是究竟大誓師子吼；除滅一切惡道諸難，是自持淨戒師子吼；滿足如來身、口、意相好莊嚴，是積集功德無厭足師子吼；成滿一切諸佛智慧，是積集智慧眾具無厭足師子吼；除滅一切魔事專求正道，是除滅煩惱師子吼；知一切法無我、無我所、無命、無福伽羅空無相，願觀一切法淨如虛空，是於一切法得

⁴⁸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0，〔唐〕Tang 道宣 Daoxuan：《續高僧傳》*Xugaoseng zhuan*，卷 4，《玄奘傳》*Xuanzang zhuan*，頁 448b。〔隋〕Sui 灌頂 Guanding 撰：《大般涅槃經疏》*Daboniepanjingshu*，列舉了《大般涅槃經》*Dabo niepan jing*「下梵行品」所謂十種不淨肉，其中包括人、蛇、象、馬、豬、狗、雞、狐、獅子、獼猴。並解釋了為什麼這些動物被列為十種不淨肉的原因，因為獼猴像人一樣，而蛇似龍象，馬則是濟國之寶，豬、狗、狐等獸是鄙惡之畜，獅子是獸王，人是己類，所以不能食用。見《大正藏》*Dazhengzang*，冊 38，《大般涅槃經疏》*Dabo niepan jing shu*，卷 9。按，該十種不淨肉的說法見〔北涼〕Beiliang 曇無讖 Tanwuchan 譯：《大般涅槃經》*Dabo niepan jing*，卷 18《梵行品》*Fanxingpin* 第 8 之 4，其文云：「或言如來不聽比丘食十種肉。何等為十？人、蛇、象、馬、驢、狗、師子、豬、狐、獼猴，其餘悉聽。」

⁴⁹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11，〔北魏〕Beiwei 佛陀扇多 Fotuoshanduo 譯：《大寶積經》*Dabaoji jing*，卷 99《無畏德菩薩會》*Wuweide pusa hui* 第 32。

⁵⁰ 《宋高僧傳》*Songgaosengzhuan*，卷 5，《法藏傳》*Fazang zhuan*，頁 732a-b；Chen Jinhua, *Philosopher, Practitioner, Politician: The Many Lives of Fazang (643-712)* (Leiden: E. J. Brill, 2007)。

無生忍師子吼；一生補處菩薩摩訶薩，嚴淨震動一切佛刹，釋、梵、四天王咸悉請求降神下生，以無礙慧眼普觀世間一切眾生無勝我者，示現出生遊行七步大師子吼；我於世間最勝第一，我永究竟生老死法，是如說修行師子吼。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師子吼；若菩薩摩訶薩安住此法，則得一切諸佛無上大師子吼」⁵¹。大乘佛教看來更重視以獅子吼來說明佛陀說法之高明。

四、政治與宗教權力的動物象徵

在佛陀時代，印度很多地方獅子分佈比較普遍，甚至猛虎很常見⁵²。時至今日印度某些地區的森林中仍不乏孟加拉虎的蹤跡。早期佛教文獻提到佛陀時代的獅、虎蹤跡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 38《觸火學處》第 52。其文略云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從此處去欲往王舍城，阿難陀即提示說直道上多有獅子、虎、豹，因而一路上恐怖難行。但佛陀久離怖畏，仍取直路⁵³。《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中有一段關於釋迦太子離開迦毗羅衛城的場景，其隨從車匿在離開太子時，所說頌文中有言：「獅子、虎成群，棘林惡獸跡，獨住無眷屬，聖者如何住」。⁵⁴這雖然是文學作品，但多少反映了當時印度野外獅子、猛虎普遍頻繁活動的現實。

另外，獅子在南亞和中亞自然界的活躍使得它不僅作為高僧人名較為普遍，也常常出現在地名之中。廣為人知的是，錫蘭在中古漢文古籍中被稱師子國（*Simhala*），乃是當時漢人獲知其國以其先祖擒執獅子故

⁵¹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9，〔東晉〕Dongjin 佛馱跋陀羅 Fotuobatuoluo 譯：《大方廣佛華嚴經》*Dafang guangfo huayan jing*，卷 41，《離世間品》*Lishijianpin* 第 33 之 6，頁 659c。該經卷 50 提到南方之難忍國迦陵伽婆提城有一比丘尼名為師子奮迅；見頁 714b。〔西秦〕Xiqin 聖堅 Shengjian 譯：《佛說羅摩伽經》*Foshuoluomojia jing*，卷上記錄了一個相同的故事，云佛為善財童子開示，云難忍國之迦陵伽提附近的功德林中有一比丘尼名師子奮迅，身紫金色，端嚴第一，可以教給他何謂菩薩行和菩薩戒。見《大正藏》*Dazhengzang*，冊 10，頁 854b。

⁵² 古代南亞的政治與森林之間的聯繫，見 Nancy Falk, “Wilderness and Kingship in Ancient South Asia,” *History of Religions* 13: 1 (1973), 1-15。

⁵³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23，〔唐〕Tang 義淨 Yijing 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Genbenshuo yiqieyoubupinaiye*，卷 38，頁 835a。

⁵⁴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24，義淨 Yijing 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Genbenshuo yiqieyoubupinaiyeposengshi*，卷 4，頁 117b。

得名也。如玄奘《大唐西域記》卷 11「僧伽羅國」條記載該國獅子「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群從成旅，然後免害」⁵⁵。除了師子國之外，還有其它一些地名也帶師子字樣。如《通典》卷 188《邊防》四《南蠻》下赤土國條，云：「赤土乃扶南之別種，東波羅剌國，西羅婆國，南訶羅且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居僧祇城（即 *Siṃha*，或可云僧訶城），亦曰師子城。」又據玄奘《大唐西域記》，他在咀叉始羅國東南七百餘里經過北印度之僧訶補羅國。而在從奢羯羅城至波羅奢大林之途中，他則經過那羅僧訶城⁵⁶。這些地名多少反映獅子在南亞享有崇高地位的普遍觀念。

古代羅馬學者伊利安（*Aelian*，本名克勞迪亞斯·伊利厄訥斯，*Claudius Aelianus*, 175-235）在他的希臘文著作《論動物之特性》（拉丁文題目為 *De Natura Animalium*）中寫道，「毫無疑問我認為印度的獅子乃是最大的動物，這個國家是各類動物之母。這些獅子極其粗野和強蠻。這些獅子看上去毛色是黑的，當它怒髮衝冠和直立時足以讓人恐懼得勇氣全無。但是一旦它們被抓獲，它們可以被馴化，當然也許最大的獅子難以被馴化。它們被馴化之後變得溫順並且易於餵養，能在繮繩控制下用來狩獵雄鹿、鹿、野豬、公牛、野驢，因為獅子在聞味極為聰敏。」⁵⁷但很奇怪，伊利安沒有特別提示印度的猛虎。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其個人在近東地區更熟悉獅子而對猛虎缺乏認知的實際經驗。那麼為何在獅和虎均有分佈的印度，獅子能勝出猛虎成為與佛陀聯繫在一起的象徵性動物呢？本文認為這與在漫長的歷史傳統中獅子在南亞作為王權的象徵有密切關係。獅子形象作為王權政治權力裝飾的象徵意義並不限於南亞，也延伸到西亞和北非地區，即中近東地區。

⁵⁵ 《大唐西域記》*Tatangxiyu ji*，卷 11，頁 932b-933a。

⁵⁶ 《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1〔唐〕Tang 玄奘 *Xuanzang*：《大唐西域記》*Tatangxiyu ji*，卷 3，頁 885b；《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0，慧立本 *Huiliben*、釋彥悰 *Shiyancong* 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Datang daciensi saizang fashi zhuan*，卷 2，頁 231a-c；卷 5，頁 249b。

⁵⁷ *Aelia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 F. Scholfield, (Leo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Book XVII, 26, vol. III, p. 357.

佛陀在出家以前其身份是王子，出身刹帝利種姓，仍有王室成員尊貴一面。同時作為佛教領袖，在大乘佛教敘事文學中被神化，所以獅子的裝飾和象徵與佛陀的威嚴、尊貴與權威、力量與智慧聯繫在一起。阿育王在他樹立的石柱頭上刻上獅子，在鹿野苑有著名的刻有四頭立獅的阿育王石柱。獅子在印度漫長的歷史中一直作為王權的象徵⁵⁸。這一南亞地區獅子作為王權的象徵並非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實際上是一個亞洲史上的普遍現象。獅子在古代中東和近東文明的政治與宗教生活中也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象徵性角色，獅子在這些地區往往和王權聯繫在一起。在埃及，獅子常常出現在國王的稱號之中，國王被稱頌為年輕的獅子，尊貴，奔跑迅速，以其利爪捕食⁵⁹。而公牛、獅子和赫魯斯隼（Horus falcon）等兇猛的動物象徵王室權力⁶⁰。在米索不達米亞，獅子和公牛一起是最重要的動物，被用來象徵王權，因為獅子即使睡覺也是醒著的，所以經常作為王室的護衛出現在宮廷裝飾中。獅子用來裝飾麥西里姆國王（Mesilim）的權杖之杖頭。但是，國王也從事獵獅活動以展示強悍的武力⁶¹。兩河流域月亮神南納（Nanna）有三個孩子，烏圖（Utu）、伊什庫爾（Ishkur）和伊南納（Inanna），老大烏圖是太陽神，光明中的力量，也是正義、平等的力量。烏圖的弟弟伊什庫爾（阿卡德語 Adad）則是負責雨和雷陣雨的神。南納的第三個孩子女神伊南納（即阿卡德語 Ishtar）也與獅子聯繫在一起，她或者架著七匹獅子拉的車，或者騎獅出現，或者以一頭獅子出現⁶²。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的古代文獻

⁵⁸ Sudipta Mitra, *Gir Forest and the Saga of the Asiatic Lion* (New Delhi: Indu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36-37; 106-107, 儘管在科學分類學中，獅子有七類亞種，但六類生活在非洲，只有一種生活在亞洲，即 *Panthera leo persica*，亦稱為亞洲獅或印度獅。參見 Prasanna Kumar Acharya, *Architecture of Mānasāra*. Translated from Original Sanskrit. Mānasāra Series vol. IV.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94), reprinted edition, Chapter LXIII, 597-599, “the description of the lion”。

⁵⁹ Emily Teeter, “Animals in Egyptian Literature,” in Billie Jean Collins ed., *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E. J. Brill, 2002), 265-267.

⁶⁰ Patrick F. Houlihan, “Animals in Egyptian Art and Hieroglyphs,” in Billie Jean Collins ed., *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E. J. Brill, 2002), 99.

⁶¹ Catherine Breniquet, “Animals in Mesopotamian Art,” in Billie Jean Collins ed., *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E. J. Brill, 2002), 161.

⁶² Thorkild Jacobsen, *The Treasure of Darkness: A History of Mesopotamian Relig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36.

中，年輕的獅子也被用於稱呼武士⁶³。在阿納托利亞地區，國王的形象常常由有翼獅子護衛出現⁶⁴。在波斯文化中，獅子（šir）乃是波斯文學中常用於英雄身上的詞，最知名的名字如真主之獅（Šir-e Kōdā/Asad-Allāh），指古代英雄伊瑪目（Imām ‘Ali b. Abi Ṭāleb）。在今巴基斯坦巴赫提阿里（Bakhtiāri）山區發現了很多獅子形狀的墓石，都是為了紀念陣亡的著名英雄。

人物⁶⁵。獅子也是帕提亞時代古代傳奇式武士的象徵，伊朗史詩（Šāh-nāma）中的英雄人物哥達茲（Gōdarz）即是以獅子持劍和權杖的形象出現。⁶⁶

五、結語

以上通過回顧佛教文獻中關於獅子與佛教的聯繫，可以得出以下簡短的結論。首先，佛教文獻傳統中早已經將獅子寫入佛陀本人的世系，一方面象徵佛陀家族擁有的王權，另一方面強調佛陀的王室出身。其次，獅子作為佛陀的象徵也用於描述、形容佛陀的禪定修行與弘法生涯，即禪定三昧境界被稱為獅子奮迅三昧，而弘法被稱為獅子吼，早期佛教文獻亦將獅子用於象徵佛陀之力量、智慧與尊嚴。各類獅子稱號乃是佛陀最為常見的美稱。最後，獅子在自然界秩序中的領袖地位與佛陀在南亞宗教界的領袖地位在佛教文獻中獲得了對應關係。

【責任編校：潘慈慧】

⁶³ Benjamin R. Foster, “Animals in the Literatures of Syria-Palestine,” in Billie Jean Collins ed., *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E. J. Brill, 2002), 304.

⁶⁴ Billie Jean Collins, “Animals in the Religions of Anatolia,” in Billie Jean Collins ed., *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E. J. Brill, 2002), 318.

⁶⁵ Pedram Khosronejad, “Lion Tombstones (šir-e sangi),” *Encyclopaedia Iranica Online* (2005), available at www.iranica.com. 其他研究參見 D. H. M. Brooks, “Sacred Spaces and Potent Places in the Bakhtiāri Mountains” in Richrd Tapper and Jon Thompson, eds., *The Nomadic Peoples of Iran* (London, 2002), 97-102; Pedrām Kōsrow-nežād, “L’étude et l’analyse des lions tombaux en pierre dans les sociétés nomades Bakhtiāri de l’Iran,” mémoire de 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 (University of Sorbonne, Paris, 2001); “Les lions en pierre sculptée chez les Bakhtiāri: description et significations de sculptures zoomorphes dans une société tribale du sud-ouest de l’Iran,” Ph.D. dis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 Sociale.

⁶⁶ Mary Boyce, “Gōdarz as Historical Figures,” *Encyclopaedia Iranica Online* (2005), available at www.iranica.com.

主要參考文獻

傳統文獻

- 佛陀耶舍 Fotuoyeshe、竺佛念 Zhufonian 譯：《長阿含經》 *Changehan jing*，
《大正藏》 *Dazhengzang*，冊 1。
- 闍那崛多 Jianajueduo 等譯：《起世經》 *Qishi jing*，*《大正藏》 Dazhengzang*，
冊 1。
- 瞿曇僧伽提婆 Qutan Seng Qietipo 譯：《增壹阿含經》 *Zengyiehan jing*，《大
正藏》 *Dazhengzang*，冊 2。
- 求那跋陀羅 Qiunabatuoluo 譯：《過去現在因果經》 *Guoqu xianzai yinguo
jing*，《大正藏》 *Dazhengzang*，冊 3。
- 闍那崛多 Jianajueduo 譯：《佛本行集經》 *Fobenxingji jing*，《大正藏》
Dazhengzang，冊 3。
- 曇無讖 Tanwuchan 譯：《悲華經》 *Beihua jing*，《大正藏》 *Dazhengzang*，
冊 3。
- 失譯人名：《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 *Foshuo shizi yuefo bensheng jing*，《大
正藏》 *Dazhengzang*，冊 3。
- 慧覺 Huijue 等譯：《賢愚經》 *Xianyu jing*，《大正藏》 *Dazhengzang*，冊 4。
- 康孟詳 Kang Mengxiang 譯：《佛說興起行經》 *Foshuo xingqixing jing*，《大
正藏》 *Dazhengzang*，冊 4。
- 玄奘 Xuanzang：《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Dabore boluo miduo jing*，《大正
藏》 *Dazhengzang*，冊 7。
- 鳩摩羅什 Jiumoluoshi 譯：《妙法蓮華經》 *Miaofa lianhua jing*，《大正藏》
Dazhengzang，冊 9。
- 竺法護 Zhufahu 譯：《正法華經》 *Zheng fahua jing*，《大正藏》 *Dazhengzang*，
冊 9。
- 佛馱跋陀羅 Fotuobatuoluo 譯：《大方廣佛華嚴經》 *Dafang guangfo huayan
jing*，《大正藏》 *Dazhengzang*，冊 9。
- 聖堅 Shengjian 譯：《佛說羅摩伽經》 *Foshuo luomojia jing*，《大正藏》
Dazhengzang，冊 10。
- 佛陀扇多 Fotuoshanduo 譯：《大寶積經》 *Dabaoji jing*，《大正藏》
Dazhengzang，冊 11。

- 康僧鎧 Kangsengkai 譯：《佛說無量壽經》*Foshuo wuliangshou jing*，《大正藏》*Dazhengzang*，冊 12。
- 曇無讖 Tanwuchan 譯：《大般涅槃經》*Daboniepan jing*，《大正藏》*Dazhengzang* 冊 12。
- 瞿曇般若流支 Qutanboreliuzhi 譯：《奮迅王問經》*Fenxunwang wen jing*，《大正藏》*Dazhengzang* 冊 13。
- 吉迦夜 Jijiaye 譯：《佛說稱揚諸佛功德經》*Foshuo chengyang zhufu gongde jing*，《大正藏》*Dazhengzang*，冊 14。
- 義淨 Yijing 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Genbenshuo yiqie youbupinaiye*，《大正藏》*Dazhengzang*，冊 23。
- 龍樹 Longshu 造、鳩摩羅什 Jiumoluoshi 譯：《大智度論》*Dazhidulun*，《大正藏》*Dazhengzang*，冊 25。
- 僧伽跋澄 Seng Qiebacheng 等譯、尊婆須蜜 Zunpoxumi 造：《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Zunpoxumi pusa suoji lun*，《大正藏》*Dazhengzang*，冊 28。
- 澄觀 Chengguan 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Dafang guangfo huayan jing suishu yanyi chao*，《大正藏》*Dazhengzang*，冊 36。
- 元照 Yuanzhao 撰：《阿彌陀經義疏》*Emituojingyi shu*，《大正藏》*Dazhengzang*，冊 37。
- 灌頂 Guanding 撰：《大般涅槃經疏》*Dabo niepanjing shu*，《大正藏》*Dazhengzang*，冊 38。
- 僧祐 Seng You：《釋迦譜》*Shijia pu*，《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0。
- 慧皎 Huijiao：《高僧傳》*Gaosengzhuan*，《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0。
- 道宣 Daoxuan：《續高僧傳》*Xugaosengzhuan*，《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0。
- 道宣 Daoxuan：《釋迦氏譜》*Shijiashipu*，《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0。
- 贊寧 Zanning：《宋高僧傳》*Songgaosen zhuan*，《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0。
- 慧立本 Huiliben、釋彥悰 Shiyancong 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Datang daciensi saizang fashi zhuan*，《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0。
- 玄奘 Xuanzang：《大唐西域記》*Datang xiyu ji*，《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1。
- 佚名：《遊方記抄》*Youfangji chao*，《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1。

僧旻 Seng Min、寶唱 Baochang 等集：《經律異相》*Jinglu yixiang*，《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3。

道誠 Daocheng 集：《釋氏要覽》*Shishi yaolan*，《大正藏》*Dazhengzang*，冊 54。

灌頂 Guanding 撰、湛然再治 Zhanran zaizhi：《大般涅槃經會疏》*Daboniepanjing hui shu*，《續藏經》*Xu zang jing*，冊 36。

曹寅 Caoyin 編：《全唐詩》*Quantang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9 年增訂本。

中文論著

周一良 Zhou Yiliang：《魏晉南北朝史札記》*Weijin nanbeichao shi zha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年。

周一良 Zhou Yiliang 著，錢文忠 Qian Wenzhong 譯：《唐代密宗》*Tangdai mizong*，上海 Shanghai：上海譯文 Shanghai yiwén，1996 年。

《保利藏珍》*Baolizangzhen* 編輯委員會編：《保利藏珍——石刻佛教造像精品選》*Baolizangzhen:Shike fojiao zaixiang jingpin xuan*，廣州 Guangzhou：嶺南美術出版社 Lingnan meishu chubanshe，2000 年。

陳懷宇 Chen Huaiyu：〈由獅而虎：中古佛教人物名號變遷〉“*You shi er hu : Zhonggu Fojiao renwu minghao bianqian*”，鄭阿財 Zheng Acai、朱鳳玉 Zhu Fengyu 主編，《張廣達先生八十歲慶壽文集》*Zhang Guangda xiansheng bashisui qingshou wenji*，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wenfeng chuban gongsi，2010 年。

外文論著

A. von Le Coq and Ernset Waldschmidt eds.,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VI. Neue Bildwerke II, 1928.

A. von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vols. 1-5, Berlin, 1922-1926, IV, pl. 10.

Aelia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 F. Scholfield,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Albert Grünwedel, *Alt-Kutscha*, Berlin, 1920.

- Benjamin R. Foster, "Animals in the Literatures of Syria-Palestine," in Billie Jean Collins ed., *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E. J. Brill, 2002.
- Billie Jean Collins, "Animals in the Religions of Anatolia," in Billie Jean Collins ed., *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E. J. Brill, 2002.
- Catherine Breniquet, "Animals in Mesopotamian Art," in Billie Jean Collins ed., *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E. J. Brill, 2002.
- Chen Jinhua, *Philosopher, Practitioner, Politician: The Many Lives of Fazang (643-712)*, Leiden: E. J. Brill, 2007.
- D. H. M. Brooks, "Sacred Spaces and Potent Places in the Bakhtiāri Mountains" in Richrd Tapper and Jon Thompson, eds., *The Nomadic Peoples of Iran*, London, 2002.
- Donald K. Swearer, *Becoming the Buddha: The Ritual of Image Consecration in Thail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Emily Teeter, "Animals in Egyptian Literature," in Billie Jean Collins ed., *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E. J. Brill, 2002.
- Étienne Lamott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Śaka Era*, translated by Sara Webb-Boin,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Jean Dantinne.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Orientaliste de Louvain 36, Louvain: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88.
- Eugene Y. Wang, *Shaping the Lotus Sutra: Buddhist Visual Culture in Mediev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 Frank E. Reynolds and Mani B. Reynolds trans., *Three Worlds according to King Ruang: A Thai Buddhist Cosmology*, Berkeley Buddhist Studies Series no. 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2.
- Franklin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2 vols., New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5.
- Gerd Carling in collaboration with Georges-Jean Pinault and Werner Winter eds.,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of Tocharian A, vol. 1: A-J*,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9.

Harold 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 Saka texts from the Hedin Collection*, Ch.xlvi 0012 a, *Aparimitāyuh-sūt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Herbert Härtel ed.,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 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Western Berlin State Museums, An Exhibition lent by the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Staatliche Museen Preussischer Kulturebesitz, Berli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Harry N. Abrams, 1983.

Herbert Härtel ed.,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 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Western Berlin State Museums, An Exhibition lent by the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Staatliche Museen Preussischer Kulturebesitz, Berli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Harry N. Abrams, 1983.

Jan Nattier,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and Three Kingdoms Periods*,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X,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08.

Ji Xianl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ed., *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āṭ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8.

John Strong, “The Legend of the Lion-Roarer: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Arhat Piṇḍola Bhāradvāja,” *Numen* 26: 1, 1979.

Kuo Liying, “La récitation des noms de buddha en Chine et au Japon,” in *T'oung Pao* LXXXI, 1995.

Lambert Schmithausen, “The Early Buddhist Tradition and Ecological Ethics: VI. The Status of Animals,”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vol. 4, 1997.

Mary Boyce, “Gōdarz as Historical Figures,” *Encyclopaedia Iranica Online*, 2005, available at www.iranica.com.

Marylin Martin Rhie,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 2, The Eastern Chin and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in China and Tumshuk, Kucha and Karashahr in Central Asia – Illustrations*, Leiden: E. J. Brill, 2002.

Nancy Falk, “Wilderness and Kingship in Ancient South Asia,” *History of Religions* 13: 1, 1973.

- Patrick F. Houlihan, “Animals in Egyptian Art and Hieroglyphs,” in Billie Jean Collins ed., *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E. J. Brill, 2002.
- Pedram Khosronejad, “Lion Tombstones (*šir-e sangi*),” *Encyclopaedia Iranica Online*, 2005, available at www.iranica.com.
- Pedrām Ƙosrow-nežād, “L’étude et l’analyse des lions tombaux en pierre dans les sociétés nomades Bakhtiâri de l’Iran,” mémoire de 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 University of Sorbonne, Paris, 2001.
- Pedrām Ƙosrow-nežād, “Les lions en pierre sculptée chez les Bakhtiâri: description et significations de sculptures zoomorphes dans une société tribale du sud-ouest de l’Iran,” Ph.D. dis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 Sociale.
- Peter Skilling and Paul Harrison, “What’s in a Name? Sarvāstivādi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pithets ‘Buddha’ and ‘Bhagavat,’” in 《佛教とジヤイナ教：長崎法潤博士古稀記念論集》 *Fojiao とジヤイナ jiao: Changqi Farun boshi guxi jinian lunji*・京都 Jingdu: 平樂寺書店 Pinglesi shudian, 2005 年。
- Prasanna Kumar Acharya, *Architecture of Mānasāra*. Translated from Original Sanskrit. Mānasāra Series vol. IV.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 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94.
- Rhie,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 2.
- Roderick Whitfield and Anne Farrer,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Inc., 1990.
- Roderick Whitfield, Susan Whitfield, and Neville Agnew, *Cave Temples of Mogao: Art and History on the Silk Road*, Los Angeles: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and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2000.
- S. Lévi et E. Chavannes, “Les seize arhat protecteurs de la Loi,” *Journal Asiatique*, vol. 8, 1916.
- Sarah E. Fraser, *The Practice of Buddhist Wall Painting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618-96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udipta Mitra, *Gir Forest and the Saga of the Asiatic Lion*, New Delhi: Indu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Sylvain Lévi, “Les Missions de Wang Hiuen-ts’e dans l’Inde,” *Journal Asiatique* 9e ser., 15: 3, 1900.

Thorkild Jacobsen, *The Treasure of Darkness: A History of Mesopotamian Relig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Victor H. Mair, *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Wendi L. Adamek, *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 on a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Wusuan Whitfield, *Life along the Silk Roa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光川豊樹 Guangchuan Fengshu : 〈初期仏典にみられる「動物」：ブツダの教説に關連して〉，龍谷大學仏教學會編：《仏教學研究》51，1995年。

朴亨國 Pu Hengguo : 〈七獅子蓮華座の圖像について——韓国統一新羅後期の石造毘盧遮那傳坐像を中心に〉，《密教圖像》14，1995年。

朴亨國 Pu Hengguo : 〈日本における七獅子蓮華座の受容と變容〉，《傳教芸術》228，1996年。

橋本哲夫 Qiaoben Zhefu : 〈『パーリ語韻文シソーラス』内の「動物」一覽〉，《種智院大學研究紀要》4，2003年。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探討佛教文學中獅子的象徵，旁徵博引，經典文獻與國際研究成果皆有涉獵，視野極有貢獻。由獅虎並存的印度到以虎為百獸之王的中國，佛經與佛傳中的獅虎消長，呈現文化地理的改變，關鍵則在大乘的佛陀觀。本文從獅子吼到菩薩座騎，以至修行、弘法與佛陀王者世系，鋪陳詳細，開創新題。空間上涉及波斯、兩河流域、印度，時間則有原始與大乘佛教的修辭譬喻，集中於王權的象徵如何增麗佛陀的王者出身。獅子所象徵的王者威德與君臨天下的突出，在大乘神化佛陀的過程中演進。

第二位審查人：

- 一、作者試圖從佛教文獻中耙梳以獅子象徵佛陀的相關材料，加以分析、歸納，進而詮釋其象徵意義，研究課題新穎，相當具有學術價值。
- 二、在資料上蒐羅宏富，援引論著遍及國內外學者，無論美、法、德、日或中國大陸之研究篇章，均能充分掌握，顯示作者在此研究領域之嫻熟與用功。
- 三、在結語部分，作者似乎想藉由獅子在印度地區一直被作為王權象徵為輔證，說明佛教利用獅子來象徵佛陀的威嚴、尊貴，也是在此背景下產生。但此種書寫方式，不但令人有意猶未盡之感，也大大降低了結論的說服力。因此，建議作者另外歸結出幾個觀點，更能凸顯本論文的研究價值。

